

论网络流行语对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影响及教学策略

弓康睿

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1日

摘要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 网络流行语已成为当代语言环境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对留学生汉语学习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语言学、二语习得和跨文化交际理论为基础, 系统分析网络流行语对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影响。研究表明, 网络流行语通过其趣味性和文化内涵能够增强留学生的学习动机、提升语用能力并促进其社会融入; 但同时也带来语言规范性干扰、文化隔阂及思维浅薄化等挑战。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教师层面、语境区分及批判性思维培养等教学策略, 旨在帮助留学生在掌握语言规范的同时理解当代社会文化。

关键词

网络流行语, 留学生汉语学习, 跨文化交际, 教学策略

On the Impact of Internet Buzzwords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Kangrui G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Received: August 10,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1, 2026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online buzzwords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ontemporary language environment,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Based on linguistic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

文章引用: 弓康睿. 论网络流行语对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影响及教学策略[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529-538.

DOI: 10.12677/ml.2026.149952

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online buzzwords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ese learning. Research shows that online buzzwords can enhanc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mprove their pragmatic ability and promote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through their interes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bring challenges such as language normative interference, cultural barriers and shallow thinking.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eaching strategies such as layered teaching, context distinc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cultivation, aiming to 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derstand contemporary social culture while mastering language norms.

Keywords

Internet Buzzwords, Chinese Learn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今社会被称为互联网社会，网络流行语的轮番登场是网络时代的一大语言特色。网络流行语反映着新一代人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等，来华的留学生群体以青年人居多，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习得网络流行语有利于提升留学生表达口语的能力，迅速形成一座留学生与中国网络流行文化之间的有效桥梁。2025 年 1 月，根据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约 11.0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 78.6%。放眼全球，根据 wearesocial 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0 月初，全球共有 55.2 亿人使用互联网，相当于全球互联网普及率的 67.5% [1]。这种语言现象不仅影响着留学生的交际效率，更深刻塑造着他们对汉语及其文化的认知方式。并且网络流行语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具有特殊价值，它们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文化认同的载体和跨文化对话的媒介。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发掘网络流行语在促进文化理解和全球公民素养方面的深层意义。

在此背景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网络流行语投入了相当的关注度和重视度，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但是截至目前，学术界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更倾向于本体研究，对于网络流行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将网络流行语引入面向来华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相关研究亟待丰富和加强[2]。本文综合分析了中国知网 CNKI 全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将检索项设置为“篇名”，将检索词设置为“网络流行语”，自 2001 年至 2025 年，检索到文章共计 4189 篇。综合分析这些论文的发表时间和数量，2001 年最早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了研究，例如郑丹娘提出网络流行语的鲜明特征是口语与书面语的复合。但在接下来的 9 年时间里，相关论文的年发表数量都较少，平均数量保持在 10 篇左右约占发表总量的 4%，发表的刊物主要是《中国青年研究》和《语文建设》以及其他大学学报，直到 2010 年起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呈现显著上升且逐年递增的趋势。本文又在知网上以“篇名”为检索项，以“网络流行语与对外汉语教学”为检索词，得出的检索结果仅 58 条，且其中以期刊发表的文章占绝大部分，论文形式较少。这些研究大多数围绕着对外汉语教学中网络流行语引进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引进网络流行语展开，最后针对教材、教师、学生提出了一系列理性化的建议，然而由于缺乏实践的支撑，这些文章的教学实际操作意义并不大。总体看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网络流行语仍属于未成熟阶段。

本文旨在探讨网络流行语对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教学策略。通过分析网络流行语的语言特征、社会文化动因及其在二语习得中的特殊作用,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一些思路。研究核心问题包括:网络流行语如何影响留学生的语言认知与发展?如何通过有效教学策略化解其潜在风险,充分发挥其教学价值?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优化留学生语言教育模式,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全面提升。

2. 网络流行语的内涵和特点

2.1. 网络流行语的概念

网络流行语的定义众说纷纭,各位学者的看法都有所不同,但归纳起来就是大概这几种:汤玫英《网络语言新探》认为网络流行语是网络语言中一个影响巨大的群体,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口语,是人们在网上交际时使用的别致、活泼而新鲜的词语[3]。陈沉《网络语言的传播学探析》认为网络语言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语言形式[4]。陈一民《语言学层面的网络流行语解读》认为网络流行语是指“伴随现实社会新闻事件的发生,在网络几近同步产生、迅速流行风靡于网络内外、短时间内生命力极其强大但并不长久的热门词语”,也可以被称为“网络热词”“网络雷语”,其本质是一种热门词语[5]。马婧《网络流行语传播属性与价值研究》从传播学角度对网络流行语的概念进行界定:网络流行语是基于成熟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而存在的网络话语的集合,有特定的触发人或事[6]。王仕勇《近十年我国网络流行语研究综述》认为网络流行语是一段时间内主要用于网络平台上,是网民自发使用的活跃的语言符号[7]。

结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网络流行语可以说是出现在网络上的常用语言以及跟网络有关的语言。这还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进一步来看,网络流行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网络流行语是泛指在网络传播中所应用或触及到的一切受欢迎的语言。从狭义上讲,网络流行语是特指网民们在网络上进行信息收集、发布和交换时频繁使用、喜爱的语言,包括句子、短语、词、数字、符号和字母等。

2.2. 网络流行语的特点

关于网络流行语的特点,学者们的观点也各不相同,各抒己见。陈沉从传播学角度出发,认为网络流行语具有表达的自由性、随意性、娱乐性以及快捷性[4]。骆正林根据青少年社会心态分析,认为青少年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灵活地使用语言,从而使网络流行语呈现出求新、求变、求简、求快的特征[8]。郭小安、段竺辰认为网络流行语总体上呈现出“从政治性嘲讽到自我解嘲”“从众声喧哗到圈层传播”“从孤立议题到关联化、序列化”“从解构对抗到吸纳交融”等特征[9]。

以上是学者总结的网络流行语的特点,而本文归纳了如下特点:新奇求异性、时政性增强和当代文化价值性。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1) 新奇求异性

近几年,网络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网民们甚至在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上与现实中人的表达习惯有很大的不同,于是他们深入思考,“发明”出新的“网语”。这些“网语”不仅仅是词语,也可以是句子、英语缩略、数字等等。词语有“谷子”“松弛感”;句子有“xx基础,xx不基础”;英语缩略有“dddd”;数字有“9102”。还有汉英组合如“CP组合”,构成类型并不局限。他们随意组合汉字、数字、符号和字母,加快文字输入速度,改造文字,甚至玩起了谐音、怪音、错音、别字等语言游戏,创造出传统书面语言的变体,增加了语言的活力和表现力。联系近几年的现实世界的发展,会发现人类的压力越来越大,焦虑越来越严重,因此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而互联网的相对匿名性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由此,不断累积的不满情绪,也让原本的词义越来越弱化,因此人们也在不断地在互联网

网上发明新的,语义更重的词语。并且,通过调查发现,使用网络流行语的主力军是年轻人,为了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突出自己具有新思想,所以“发明”网络流行语的时候就刻意地往新奇求异方面来发展。

但是这种新奇求异的造词方式影响了留学生熟悉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这种刻意的“变异”缺乏规律可循,留学生无法通过已学的语言知识进行推导,导致每个新词都像一个需要单独记忆的密码,极大增加了记忆负担和解码挫败感。一方面是构词方式,如:缩略语,如“社恐”代表社交恐惧症、谐音,如“栓Q”源于英文“thank you”的谐音变体、字母词,如“YYDS”为“永远的神”拼音首字母缩写以及旧词新义,如“下头”从字面意思转变为形容兴致被破坏的心理状态。这些构词法通过简化语言单位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但同时影响了传统的语言规范。另一方面是语义层面,以“刺客”为例,原有含义是用武器进行暗杀的人,网络语境中的含义是外表普通的高价商品。同样,“姨母笑”原有含义是姨母的笑容,网络语境中的含义是亲切温馨的表情。还有,现在年轻人对于陌生人的称呼都变成了“宝宝”,语义膨胀扩大。这些语义泛化过程使词汇获得更强的表达力,却也增加了语言学习者的解码难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是一个在脑中构建新规则系统的过程。网络流行语大量、随机地突破常规,如同不断冲击这一系统的“噪音”。对于语言体系尚未稳固的中初级学习者,这种干扰可能会影响他们形成正确的语法直觉,在正式表达中产生语用失误。

(2) 时政性

根据近几年官方发布的数据可知,年度十大网络热词中政治、社会等人文社科类词语占据了很大比重,这直观地反映出网民所关注的重点所在。纵观 2015~2025 年评选出的共 100 个网络流行语,本文发现网络流行语早期多反映国家大事、政策方针。近年来则高度聚焦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心理情绪和生活体验,如“内卷”、“躺平”、“emo”、“搭子”、“班味”、“情绪价值”等。并且词语更多用于表达自嘲、减压、自我关怀,如“爱你老己”、对现实的小小反抗或幽默化解,如“草台班子”、“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还有教科文卫类,如“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游民”、“具身智能”等,反映了技术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塑造。

这种网络流行语的演变,为留学生打开了两扇观察中国的窗户:一扇望向国家的宏大进程,另一扇窥见个体的细腻心灵。“内卷”与“躺平”这对矛盾共生词,比任何教科书都能更精准地解释当代中国青年面临的竞争压力与心理应对策略。理解“浪浪山小妖怪”的共情,就能理解年轻一代对平凡处境的复杂心态。这使留学生能超越表面现象,洞察社会深层集体情绪和代入特征。从“元宇宙”到“人工智能”,从“数字游民”再到“赛博对账”,这些年度热词就像一个个文化路标,指引留学生把握中国社会关注的技术趋势和新兴生活方式,保持对目标语社会发展的同步认知。

(3) 当代文化价值性

网络流行语反映了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网络流行语成为年轻人交流的重要方式。在此过程中,一些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被创新出来,比如“谷子”“班味”“社恐”等。这些词汇和表达方式除了丰富了网络交流的方式,同时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如网络游戏、音乐、二次元等文化。网络流行语不仅是人们生活乐趣的体现,更是对于某些事件及当时环境下的情感诉求的反映。

在网络社交中,流行语是一种重要的“社交货币”。在与中国同龄人交流时,恰当地使用一个当下的“梗”(如“这个电影情节太有感染力了,硬控住了我。”),能瞬间释放“我懂你们的语境”的信号,有助于拉近沟通距离,是建立融洽关系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为留学生打开通往中国朋友圈的大门,是实现深度社交融入的快捷方式。留学生也可以选择使用哪些流行语来表达自我。例如,用“人间清醒”来展现理性,或用“佛系”来表明淡泊态度。这让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模仿者,而是主动的自我表达者,用新语言塑造自己的社交人格。

3. 网络流行语对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影响

网络流行语作为数字时代语言生态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对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而言，是一把兼具机遇与挑战的“双刃剑”。一方面，这些鲜活、新颖的语汇能够成为激发学习兴趣、洞察社会心态、促进社交融入的有效催化剂；另一方面，其固有的变异性、特定性及对主流规范的偏离，也可能给留学生的语言体系构建、文化深度理解和交际得体性带来显著的干扰与障碍。因此，客观审视其双重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有效的教学引导策略，对于帮助留学生在掌握语言规范的同时，完成从“语言学习者”到“文化参与者”的关键跨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1. 积极影响

网络流行语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热点现象，对留学生学习汉语和融入中国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10]。

(1) 增强学习动机

首先，网络流行语的趣味性和新颖性能有效激发留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传统教材中规范但可能略显乏味的内容相比，网络流行语充满活力和时代感。例如，“给力”一词生动表达赞美之情，“土豪”一词增加了新的义项即“富有钱财而缺少文化和正确价值观的人”[11]。这些词汇往往在轻松愉快的语境中出现，降低学习焦虑，提高课堂参与度。当留学生发现所学内容能立即应用于实际交流时，内在学习动机会得到显著强化。

其次，和留学生交谈得知，他们大部分都愿意学常用的、简单的、年轻人常用的汉语流行语，究其原因学习网络流行语对留学生的积极影响，远不止于表面的趣味性。其深刻性在于，它通过提供即时社交回报、帮助留学生建立学习主体性，从根源上重塑了学习驱动力。网络流行语为语言学习提供了“即时社交回报”，将枯燥的输入转化为高效的情感输出。以当前流行的“包的”为例，这个源自“包在我身上”的缩略词，其吸引力不仅在于形式新奇。对留学生而言，掌握它意味着掌握了一种轻松、自信且极具场合适配性的承诺方式。当他在小组作业、朋友邀约等场景中，用“包的”代替“没问题”或“我可以”，往往有助于引发中国同龄人的会心一笑或积极反馈。这种近乎零延迟的正向社交反馈，构成了强有力的行为强化，让学习者直观感受到：每学到一个这样的新词，就等于为自己的社交工具箱添加了一件趁手工具。这种“学以致用即可获得回报”的闭环，比任何课堂表扬都更能激励他们主动搜寻和学习下一个流行语。

最后，流行语的多样性赋予了留学生“学习主体性建构”的空间。在一个充满“社恐”、“社牛”、“E人”、“I人”等性格标签的词库中，留学生并非被动接收，而是可以主动选择与自我认同相匹配的标签进行表达和身份声明。例如，一个性格内向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理解和运用“I人属性大爆发”来描述自己在某次聚会后的感受。这种主动的识别、选择与运用，使得语言学习不再是单纯模仿，而成为在目的语文化中探索 and 建构自我身份的个性化旅程。当学习内容与自我表达深度绑定，动机便从外部驱动彻底转化为内部驱动。

(2) 活用语言，增强语用能力

在语用能力培养方面，网络流行语帮助留学生掌握非正式语境的交际策略。汉语中存在大量正式与非正式语体的区别，而教科书多侧重前者。网络流行语恰好弥补这一不足，使留学生学习到更全面的语体知识。例如，借用英文俚语“bro/sis”的“小孩哥/小孩姐”(kid bro/kid sis)[12]，社交媒体中“欧气”形容运气爆棚，这些表达虽非正式，却是日常交流的常用语。掌握这些表达有助于留学生理解语言使用的社会语境，提高交际性。网络流行语还能培养留学生的语言创造力。许多流行语具有高度能产性，如“XX主理人”结构(咖啡主理人、肉夹馍主理人)允许学习者根据已有模式创造新表达。这种创造性使用

语言的机会能增强学习成就感,促进语言系统内化。当留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流行语构词规则表达个人想法时,表明其语言能力已从机械模仿发展到创造性运用阶段。

(3) 便于交流,拉近与中国人的心理距离

中华文化绚烂多彩,源远流长。语言是保存文化的一种方式。而网络流行语往往带有浓厚的地域和文化特色,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特文化现象。通过深入分析网络流行语的来源、含义和用法,可以帮助学习者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增强他们的文化敏感性。同时,要引导学习者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因误解或误用网络流行语而产生冲突或误解[13]。

留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文化学习是不可避免的。李明洁(2014)也指出流行语本身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流行文化现象[14]。各大高校都会为留学生开设文化课程,如中国概况,上课内容也涉及到中国历史、艺术成就、科技发明、风俗习惯、跨文化交际等各个方面。例如最近很火的“city不city啊”,这个梗源自外国博主“保保熊”。源自他在视频中,特别是当他带着妹妹游览北京长城时,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询问妹妹关于景点的评价,如“美不美?”“city不city啊?”于是“city”一词逐渐从名词变成形容词,演绎为表达洋气、新颖、城市化、现代化,乃至“刺激”等意义的网络流行语。这个梗的爆火也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不了解中国的人被中国吸引,促进着交流。

其次,网络流行语还能促成文化共情的产生。当留学生理解并准确使用中国网络流行语时,常能引发中国交流对象的积极反应,这种正向反馈强化文化认同感。例如,一位美国留学生在适当情境下使用“咱就是说”“欸呦喂”这类流行表达,会让中国同伴感到亲切,拉近心理距离。这种微妙的互动体验是课堂上难以提供的,相比刻意设计的文化教材,网络流行语提供的文化信息更为真实自然,更能反映社会本质。除课堂之外,网络流行语给留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中国社会,感受中国社会变迁,领略当代中国文化风采的机会。

再次,对留学生而言,掌握网络流行语还是融入中国青年社交圈层的有效途径。网络流行语常作为群体身份标识,如同龄人之间的“暗语”。正确使用这些表达能传递群体归属信号,缩小社交距离。当留学生能够运用当地“梗”文化与中国同龄人顺畅交流时,不仅语言能力得到认可,文化身份认同也会增强。这种认同感对跨文化适应至关重要,是留学生活成功的重要因素。

3.2. 消极影响

尽管网络流行语具有诸多教学潜力,但其对留学生语言学习构成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这些障碍主要体现在不规范语言对语音、语义、语用三方面造成了干扰,需要教育者采取针对性策略予以应对。

从语音角度分析,“尊嘟假嘟(真的假的)”是有关“z、zh舌尖前后音”,z(舌尖前音,平舌音)和zh(舌尖后音,翘舌音)的发音部位差异极其微妙,肉眼难以观察,触觉反馈也不明显:

z: 舌尖抵住下门齿背,气流从舌尖与齿背的缝隙挤出。

zh: 舌尖卷起,抵住硬腭前部(口腔顶部靠前的位置),气流从卷起的舌尖与硬腭的缝隙挤出。

对于母语中不存在这种对立的留学生(如英语、日语、韩语、大部分印欧语系学习者),英语母语者常将zh发成英语的“j”(如“judge”中的j),或将z发成英语的“dz”(如“hands”中的ds)。他们倾向于用母语中近似的浊辅音替代,而忽视汉语中清辅音与送气/不送气的对立。日语中几乎没有舌尖后音,学习者常将zh发成接近z或j的音,因为日语语音系统中缺乏卷舌动作的“肌肉记忆”。而韩语中虽有类似z的塞擦音,但缺乏zh对应的卷舌音,常以类似z的音替代。他们的大脑根本无法“解码”这种差异。在他们听来,z和zh几乎是同一个音,或者只是细微的、可忽略的变体。如果没有及时进行偏误分析,那么会给留学生错误的信息,认为“z”和“zh”是一样的音,就有可能造成汉字拼音负迁移,形成解码错误。

“尊嘟假嘟”的危害在于，它通过高频暴露和趣味性，干扰了正在艰难构建“z-zh 对立”的学习者。当留学生看到“尊嘟假嘟”作为“真的假的”的流行写法被广泛使用时，他们会进行如下推理：第一步(观察)：原来中国人自己把“真(zhēn)”写成“尊(zūn)”，把“的(de)”写成“嘟(dū)”。第二步(归纳)：所以“z”和“zh”是可以互换的？或者，它们其实没有区别，只是书写风格不同？第三步(内化)：那我之前拼命练习区分“早(zǎo)”和“找(zhǎo)”、“自(zì)”和“治(zhì)”，是不是白费力气了？

这个推理过程一旦完成，教师花费数周建立的“z-zh 对立”意识，可能在几秒钟内被彻底瓦解。网络流行语在此刻扮演了“权威的破坏者”，它以一种“大家都这么说”的姿态，向学习者传递了“规则可以被打破”的错误信号。这种干扰一旦固化，就会形成永久性的解码混乱。留学生可能在听力理解中持续出现“真假难辨”的困惑，在口语表达中随机混用 z 和 zh，甚至在拼音输入时频繁出错。

从语义角度分析，过度接触网络流行语可能导致思维表达浅显的问题。网络流行语通常简洁直观，适于快速传播，但缺乏复杂性和深度。长期依赖这些表达可能削弱留学生的语言精准表达能力，导致“文字失语”现象，即难以用规范语言表达复杂思想和情感。例如，“很，非常，极了”是不同程度地表达赞美的词语，而习惯用“绝绝子”“666”表达所有赞美之情的留学生，可能逐渐丧失区分不同层次赞美能力。

从语用角度分析，留学生，特别是初学者，语言系统尚未稳固，过度接触非常规表达可能导致偏误固化。例如，山东人特别喜欢说倒装句，留学生原本就对“把字句”和“被字句”分不清楚，再有一些流行语是倒装句“俺知不道。”“谁啊你？”这种表达很容易使得初学者的语言系统混乱。再比如，“十动然拒”中的“十动”是“十分感动”的缩略表达，用“数词 + 动词”来表达偏正关系。“九漏鱼”为“九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的缩略形式，其中数词“九”的含义为“九年义务教育”，与动词“漏”搭配。通常而言，数词与动词的搭配常出现在成语或固定词组中，如“七上八下”“四分五裂”“千锤百炼”等，但这类成语中的数词所表示的含义为数词本身的数量意义，而“十动然拒”中的“十”则是程度副词“十分”的意思，“九”则是名词“九年义务教育”的意义，这样的词性搭配难以明确字词本身与意义之间的关系，缺乏词的理据性，对现代汉语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5]。研究表明，频繁接触网络流行语的留学生更倾向于在正式写作中使用非正式表达，影响语言输出的准确性。

4. 网络流行语教学策略探究

面对留学生学习网络流行语的双重影响，教育工作者需要系统化、科学化的教学策略，在教学素材、教学方法这两方面进行讨论与反思，因为网络流行语的特殊性，教师应慎重选用教学素材，正确引导留学生能用哪些流行语，不能用使用哪些流行语，使得网络流行语成为语言教学的有效补充而非干扰因素。

4.1. 教学素材选择

(1) 进行分层教学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中、高级学习者对于网络流行语有着较高的学习兴趣，表明其具备自主探索意愿，其中高水平的留学生对科教文卫类的网络流行语很感兴趣。所以针对不同学习环境、不同学习目的、不同汉语基础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留学生，应采取差异化策略，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方法，以达到教学目的[11]。

初级水平(HSK1~2 级)应专注于语言基础建设，建立稳固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基础，培养对标准汉语的“肌肉记忆”和“听觉敏感度”。教师应依赖权威教材，确保输入的语言材料是经过筛选的、规范的标准语。课堂活动和对话设计应围绕教材场景展开，避免引入任何可能造成混淆的网络表达。当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偶然看到“YYDS”、“尊嘟假嘟”并提问时，教师不应回避。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回应：“这

是网上的‘好玩’说法,就像你们国家的网络缩写(如 LOL)。我们现在先学好‘真正的’说法,打好基础,以后就能看懂这些‘好玩’的了。”这样既保护了好奇心,又明确了学习的优先级。针对 z-zh、c-ch、s-sh、前后鼻音等难点,进行高强度的听辨和发音训练,也可以利用语音软件(如“ChineseSkill”)提供即时反馈,尽量不要留有任何含糊空间。

中级水平(HSK3~4级)可选择性介绍那些时效较长、文化内涵丰富的表达,生命力强、已部分主流化、文化内涵积极的词汇,如“正能量”“韧性”等;讲解“韧性”时,不仅解释词义,更要结合该词在全球供应链波动等复杂外部环境背景下,常用于描述中国经济、社会等层面在压力下保持稳定和发展的特性。将流行语与其规范表达进行对比。例如,对比“他很牛”和“他很厉害”,讨论“牛”更口语化、更夸张的情感色彩。引导学生意识到:这不是错误,而是不同语体的选择。组织观看包含这些词汇的短视频(如展现“烟火气”的夜市 Vlog),让学生记录并讨论这些词如何在具体情境中传递情感和文化。

高级水平(HSK5~6级)则可适当拓展至更广泛的流行语,详细解释每个词的含义、来源、构成等,并引导学生探讨其社会文化背景。高水平者对科教文卫类兴趣浓厚,教师可系统讲解如“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数字游民”、“脑机接口”等词汇。不仅讲词义,更应将其置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和社会变革的宏大背景下解读。将“内卷”、“躺平”、“摆烂”、“精神内耗”作为一组现象级词汇进行专题研讨,引导学生探讨:这些词反映了当代青年怎样的生存压力和价值转向?它们与你所在国家青年群体的流行语(如美国的“quiet quitting”)有何异同?你认为社会应如何回应这些情绪?这种渐进式教学既能保证语言规范的掌握,又能满足高级学习者对真实语言材料的需求。

(2) 优化教学内容

教师应明确指导留学生识别不同交际场景对语言使用的要求。例如,学术讨论、正式演讲等场合应避免使用网络流行语,而社交媒体互动、朋友闲谈等非正式场合则可适当运用。通过对比分析不同语境中的语言例子,帮助学生建立语体意识,避免跨语境语用失误。“这次的考试考得怎么样?”如果是朋友问,可以回答“包的,没问题。”如果要是老师上课询问,学生就应该用书面语回答,“这次的考试我志在必得。”这种能力是跨文化交际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将“搭子”(例如饭搭子、学习搭子)引入课堂讨论,能生动地讲解中国社会关系从“强联系”到“弱联系”的变迁,让社会学或语言学理论变得可触摸、可讨论。还应重视中文网络流行语概念义和语用义的对比教学,避免出现学生只知词义不知用法或者只知用法而对于词义所知甚少的情況。也可以实施差异化教学策略,针对学习者的学习需求目标,如考试、工作、文化兴趣等设计弹性教学内容,平衡规范性语言与流行语的教学比重[16]。

传统教材更新周期长,难以跟上语言变化节奏,因此需建立灵活的资源补充机制。短视频平台(国外爆火的 Tik Tok)、社交媒体评论区都是接触真实语言的绝佳场所。这些材料生动直观,贴近生活,与传统教材形成有益互补。现在 AI 技术逐渐完善成熟,教育者可精心选择适合学生水平的流行语材料,创设真实学习环境。教师自己首先要了解、熟悉和熟练运用流行语,加强对汉语流行语的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建立与课堂教学内容相结合的汉语流行语习得实践,帮助学生了解流行语的文化语境,引导其积极健康地运用流行语。在语料筛选上,要选择高频且正能量的流行语[17]。还要符合汉语规范。网络流行语的运用几乎不受约束,在部分程度上不受传统书面语的限制,在不影响交流的情况下,各种语言可以任意组合,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十分容易出现不规范不文明的网络流行语。例如,我们使用的规范语言“可爱”被网民们戏称之为“口耐”,“什么”被称之为“神马”[18]。

4.2. 教学方法

(1) 对比法

对比法是指通过对比中英网络语的衍生差异,帮助留学生建立跨文化意识。每一个网络流行语都是要通过和别的词语、句子的对比才可以显现其自身独有的特点[2]。例如,“社牛”是用来形容在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毫不怯场的人。然而,这一词汇在翻译时面临诸多挑战。经常会被误译为“Social Cow”(社交奶牛),这会违背原意,而更贴切的译法“Social Butterfly”(社交蝴蝶)则失去了中文中“牛”所蕴含的力量感。因为“社牛”的核心内涵并不能简单地用翻译表达出来,其翻译困境源于动物隐喻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差异,在汉语中,“牛”表示强大能干,而在英文里“cow”多表温顺的意思。这就要求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超越字面,深入理解文化符号的深层含义。

(2) 新媒体直观法

新媒体直观法是指利用短视频、表情包、社交媒体截图等多元材料,创设真实语境。例如,分析 TikTok 热门视频中的流行语使用,或解读微博热点话题的评论语言,都能使抽象的语言规则具体化、情境化。“赛博对账”这个流行语源于 2025 年 1 月时中美网友在中国的社交信息分享平台小红书上的直接对话交流。“赛博”音译自英语“Cyber”,指数字的、网络的、虚拟的。“对账”是会计专业的词语,指核对账目以确保一致。这里的意思是核对信息、确认事实。“赛博对账”就是中国和美国网友(也有一些别的国家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大量分享彼此的生活细节,试图了解对方国家的真实生活信息。这种民间自发的、跨越国界的中外网络对话促进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普通人之间的交流,更消除了之前对彼此存在的诸多误解。另外,据微博发布的 2025 年年度词语中,出现“赛博”两字的博文就有 1.5 亿次,除了“赛博对账”外,在生活中“赛博搭子”、“赛博陪伴 Saibopeiban”等等以“赛博 XX”形式出现的词语也非常流行!这种新媒体的教学法符合网络流行语的传播特性,能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和理解深度。同时,鼓励留学生创作自己的多模态内容(如用流行语制作 vlog),在实践中掌握语言使用技巧。

5. 结语

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全球文化交流的深入,网络流行语对留学生语言学习的影响将更加显著,所以做这项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网络流行语教学的本质是在语言规范性与时代性之间寻求平衡。教育者既不能固守传统语言标准,忽视语言发展现实,也不能盲目追随每一个网络流行语,丧失教育引导责任。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目前国际中文教育网络流行语的教学需求,国际中文教育应该加强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将其作为国际中文课堂的教学内容,并制定相应的教学标准和教学方法。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更好地帮助学生融入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19]。

对留学生而言,掌握网络流行语不仅是语言学习的需求,更是跨文化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途径,他们不仅能提高汉语水平,还能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建立更广泛的社交关系。在了解网络流行语背后的故事与文化后,喜欢上中国,爱上中国,并且真心地欣赏中国。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时代,网络流行语教学研究还正在起步。随着技术迭代和文化变迁,这一领域将不断涌现新问题新挑战。希望本篇文章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对网络环境下语言教育的思考,推动留学生语言教育向更加全面、深入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55%E6%AC%A1%E3%80%8A%E4%B8%AD%E5%9B%BD%E4%BA%92%E8%81%94%E7%BD%91%E7%BB%9C%E5%8F%91%E5%B1%95%E7%8A%B6%E5%86%B5%E7%BB%9F%E8%AE%A1%E6%8A%A5%E5%91%8A%E3%80%8B/65319566?fr=Aladdin>, 2025-01-17.
- [2] 马思文. 面向来华留学生的汉语网络流行语教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辽宁大学, 2019.
- [3] 汤玫英. 网络语言新探[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

-
- [4] 陈沉. 网络语言的传播学探析[D]: [硕士学位论文].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 [5] 陈一民. 语言学层面的网络流行语解读[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08, 2(6): 94-97.
- [6] 马婧. 网络流行语传播属性与价值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 [7] 王仕勇. 近十年我国网络流行语研究综述[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9(5): 7-12.
- [8] 骆正林. 网络流行语背后的青年社会心态[J]. 青年关注, 2022(10): 80-83.
- [9] 郭小安, 段竺辰. “荒诞中的理性”: 网络流行语的语义嬗变及社会心态表征——基于 2008-2022 年网络流行语的综合分析[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9(6): 133-145.
- [10] 王冉. 昆明高校在籍留学生汉语网络流行语习得情况调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大学, 2022.
- [11] 王博雅. 对外汉语教学引入网络流行语的意义及其教学措施[J]. 汉字文化, 2023(9): 158-162.
- [12] 别韶冰. 试析跨文化传播视角下 2024 年中国网络流行语的英译[J]. 华章, 2025(7): 3-5.
- [13] Toure, A.C.(马中义). 网络流行语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绍兴: 绍兴大学, 2024.
- [14] 李明洁. 作为流行文化的流行语: 概念与特质[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3, 66(1): 113-118.
- [15] 于洛. 网络流行语的失范现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大学, 2023.
- [16] 张京晶. 中高级水平二语学习者中文网络流行语认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5.
- [17] 梁云云. 来华留学生汉语教学中的网络流行语调查及教学策略探析[J]. 高教论坛, 2021(8): 48-54.
- [18] 祝玮潮, 李治平. 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网络流行语的选取原则[J]. 汉字文化, 2022(21): 137-141.
- [19] 孟泉辛, 修铭雅, 杨峥. 国际中文教育网络流行语教学的原则及适用方法[J]. 汉字文化, 2024(22): 106-108.